

陈

与

义

陈与义(1090~1139),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今属河南省)人。宋徽宗时曾任太学博士等官。陈与义是宋代著名诗人。他的诗学杜甫,风格清婉。一些感时念乱之作,有悲壮苍凉之音。虽然受过黄庭坚、陈师道的影响,却不同于江西诗派。有《简斋诗集》。词风豪爽近似苏轼,又有清婉奇丽的一面。有词集《无住词》,存词十八首。

临江仙·夜登水阁，忆洛中旧游^[1]

注释

[1]洛中:指今河南洛阳,北宋时的西京。

[2]午桥:桥名,在洛阳城南。

[3]长沟流月去无声:意思是说沟水带着水中的月影悄悄地流逝,暗指时光也在悄悄地消逝。

[4]此身虽在:自己虽然还健在。

[5]新晴:指雨后初晴的月色。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2]。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3]。二
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4]。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5]。

赏析

这首词约作于高宗绍兴五年(1135)前后,借对往事的回忆,抒发了对世事沧桑变化的感慨。

词的上片回忆二十年前洛中旧游。那时是徽宗政和年间,天下相对承平无事,因而可以有游赏之乐。“忆昔”领起上阕的意境描述,将时空推展开去,描述了“午桥桥上饮”的情形。词人以“坐中多是豪英”作为画面的结构中心,配之以声情并茂的描述,构成一幅幽美而富情韵的夜饮图。悠长的流水伴着皎洁的月影,静谧无声,流向远方,也流动着悠长的情韵。月光泻在杏花上留着扶疏的月影,在这美好的春夜中,作者和友人们以笛声传情,吹笛竟达天明。旧游的盛况,友人的豪情尽现无遗。过片“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转入当前。家

临江仙

国的变化,世事的沧桑,这其中无限的艰难苦痛都融入这声长长的叹息之中,历尽劫难,尚能保全性命,确实是值得惊诧的。这一句十分沉痛。“闲登小阁”宕开一笔,词人想忘却往事,淡化忧伤,登上小阁欣赏新情,却不期然地又忆起了旧游。往事的热烈,彻夜吹笛的情致,加强了眼前的情境、心境的反衬。词人在千端万绪中不由得深深感叹:“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古今多少兴亡之事都在于那三更而唱的渔歌中了。全词疏淡自然,浑然天成,其中“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历来为人们所欣赏。

注
释

[1]酬:过,排遣。午日:即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相传是屈原投江之日,民间以赛龙舟,吃粽子等方式纪念屈原。节序:节令,指节气的排列顺序。

[2]歌罢:指吟咏完《楚辞》已罢。

[3]戎葵:植物名,又称蜀葵、吴葵、一丈红。花有红、紫、白等色,可供观赏。相传有向阳的习性。

[4]试浇桥下水:以酒酬江,表示对屈原的纪念。湘中:指湘江水中。借指屈原投江处。

高咏楚词酬午日,天涯节序匆匆^[1]。
榴花不似舞裙红,无人知此意,歌罢满帘风^[2]。
万事一身伤老矣,戎葵凝笑墙东^[3]。
酒杯深浅去年同,试浇桥下水,今夕到湘中^[4]。

赏析

这首“酬午日”的词作,借对屈原的怀念抒写自己的家国之感,立意高远,感情沉郁豪健,是一首爱国主义的佳作。

全词开篇“高咏楚词酬午日”紧扣端午佳节而来。传说屈原在五月初五自沉汨罗江而死。词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高声吟咏《楚辞》。佳节勾起了词人的深沉感慨,“天涯节序匆匆”,时光飞逝,自己远离故乡亲人漂泊天涯,怎不令人思绪万千。“榴花不似舞裙红”将眼前火红的石榴花与记忆中美丽的舞裙相比,写出了词人对往日美好生活的眷恋。可是“无人知此意,歌罢满帘风”,没有人理解词人此刻的心情。吟咏《楚辞》后,只有清风吹动帘幕。高歌《楚辞》、天涯飘零、忆昔伤今都表现出了词人感时伤事的爱国之感。

下片紧接上片抒发爱国之情。“万事一身伤老矣”一声深沉喟叹,将几十年来家国兴衰、个人不幸、垂垂老矣之情尽寓其中,接下来“戎葵凝笑墙东”借葵花永远向太阳的属性比喻自己忠贞不渝的爱国热情,虽屡遭不幸,年老飘零却不改心志,结拍“酒杯深浅去年同,试浇桥下水,今夕到湘中”,回应开头,抒写对屈原的怀念。词人将酒倒入桥下流水,希望这杯清酒能随着流水流入汨罗江中,带去他对屈原的敬仰之情。词人之所以如此敬仰怀念屈原,正是因为他和他一样有着矢志不渝的爱国之情。“去年同”表明年年如此,再次凸现了词人爱国感情的绵长深厚。

洪

皓

洪皓(1088~1155),字光弼,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徽宗时,曾代理宁海县令等。高宗建炎三年(1129),充任大金通问使。在金十余年间屡遭软禁,受尽艰辛。绍兴十三年(1143),洪皓回到南宋。他曾当面揭露秦桧昔年叛变的隐情,致使秦桧怀恨在心,将他逐出朝廷。后来死于贬谪途中。著有《鄱阳集》、《松漠纪闻》。存词二十一首,大部分作于留北时,抒发了热烈的家国之思。

江梅引·忆江梅

注释

〔1〕江梅:泛指江南的梅花。

〔2〕余杭:指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市)。作者原注引

白居易《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诗:“三年闲闷在余杭,曾为梅花醉几场。”春信:指梅花。燕台:相传战国时燕昭王筑黄金台,延请天下士人。其故址在今河北易县南。这里借指北方。

〔3〕准拟:料定。英:花。寒英即寒梅。慰远:安慰远方的人。远指作者自己。销落:消损、凋落。

〔4〕恁:这样。遐想:悠远地思念。故里:故乡,指南宋。

〔5〕绿绮:泛指琴。相传汉代司马相如所用的琴叫绿绮琴。引:琴曲。弄:弹奏。

〔6〕胡笳:古代的一种管乐器,流行于塞北和西域一带。作者原注引杜甫《独坐》诗:“胡笳在楼上,哀怨不堪听。”

〔7〕繁花:指繁茂的梅花。须:等待。孤讽:独自吟诵。

天涯除馆忆江梅,几枝开^{〔1〕}?使南
来,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2〕}。准拟寒英聊
慰远,隔山水,应销落,赴诉谁^{〔3〕}?空
恁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4〕}。漫弹
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5〕}。更听胡笳,哀
怨泪沾衣^{〔6〕}。乱插繁花须异日,待孤讽,
怕东风,一夜吹^{〔7〕}。

赏析

这首词是洪皓四首《江梅引》中的第一首,全词通过对江南梅花的回忆,表现了词人怀念故国和热切盼望南归的心情。

全词起端两句便点明主题。词人出使金国,在遥远的天涯思念着江南的梅花,不知道它已开放了几枝。接下来“使南来”两句为了慰解自己的怀乡之情,推想使者北上之时将会带来京城梅花开放的消息。“准拟寒英”四句,使词意又一转,写即使使者会用寒梅来安慰自己这远在他乡的异客,却路途迢递,想来梅花定会零落枯萎,这时满腔衷情又能向谁倾诉呢?暗寓了词人对国土分裂,忠良贬谪的悲慨之情。

下片由对梅花的遐想转写思念故乡。过片“空恁遐想”三句承上启下,写自己空想着笑摘梅花的欢乐情景,思念着故乡却又不能回去,真是心如刀绞,肝肠寸断。“漫弹绿绮”三句写自己在愁情之中弹起了“梅花三弄”,恍惚之间,心神已飞回了遥远的家乡。“更听胡笳”两句进一步推进愁情,写词人在弹琴之际听见胡笳四起,凄切哀怨,不可卒听,又想起了身处敌国的悲惨处境,不由渴望早日回到故乡,于此不禁泪珠滚落,沾湿了衣襟。结拍四句写插满梅花,吟咏诗句的胜事,只有回到故乡才能实现。只怕那时一夜东风,梅花飘零,自己的渴望成为泡影。“怕”字衬出了词人渴望早日回归故乡的急切之情。

综观全词,使用典故虽然很多,却贴切自然,词情跌宕起伏,摇曳多姿,意境绵邈而形象优美。据《容斋五笔》记载:“……每首有一‘笑’字,北人谓之《四笑江梅引》,争传写焉。”可见其艺术魅力之所在。

胡

铨

胡铨(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进士,任枢密院编修官。反对秦桧对金妥协求和,上书请斩秦桧、王伦、孙近三人头,被贬为福州监判后除名,押送新州(今广东新兴)编管,又远送吉阳军(今海南岛南部),流落将近二十年。孝宗乾道初召回,任起居郎,权兵部侍郎,仍反对与金议和。著有《澹庵集》,存词十六首。

好事近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1]?空
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2]。囊锥
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3]。欲驾巾车
归去,有豺狼当辙^[4]。

注
释

[1]富贵两句:本来不想谋求富贵,却为什么轻易地离开了故乡?

[2]空使句:出来做官,白使故乡猿鹤惊怪埋怨。南朝孙稚圭《北山移文》:“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误薜萝秋月:耽误了山林中的风光。薜萝,薜荔和女萝,指隐者所居。

[3]囊锥出头:《史记·平原君列传》记载,毛遂向平原君推荐自己有才能,说像锥子放在布囊里,会整个挺现出来,而不仅仅露出锥尖。

[4]巾车:有帔盖的车。豺狼当辙:比喻执政者的专横暴虐。辙,车轮所碾过的印迹。

赏析

这首词是词人被贬广东新州时所作,表现出自己誓不与秦桧等人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据宋代王明清《挥尘录》卷十和《宋名臣言行录别集》载,胡铨写了这首词后,被秦桧的党羽上报朝廷,于是胡铨又被贬到更远的海南岛去了。可见此词的影响。

上片“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写自己本来不想谋求富贵,却轻易地离开了故乡。“轻”字是对自己行为的后悔否定。“何事”是为了什么事的意思。词人没有在词中说明,但联系他的生平,不难明白这个“何事”正是抗金复国。“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是说自己出来做官之后,故乡的猿猴惊怪,白鹤

埋怨,白白地耽搁了故乡山林美好悠闲的岁月,暗示了词人的归隐之心。

下片借典抒写以天下为己任,坚持与金人,与投降派斗争的决心。“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化用毛遂自荐的典故写自己刚要显露自己的才能,为国效力,没想到不是时候,遭到了权臣的打击。“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词人感到自己不合时宜,不由得想驾车归隐,可是路上有豺狼当道,想回去也不行了。“豺狼”二字直指当时的权奸秦桧等人,表现出词人不畏权势,刚正不阿的斗争精神和对国事的深切忧愤。

全词写归隐,不过是在特定情况下的激愤之词,它与《戊午上高宗封事》同是胡铨反对和议的名篇,为词人赢得很高的声誉,而词人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和不惧强权的斗争精神也屡为后人所激赏,在历史上颇为著名。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在今河南省)人。南宋初抗金名将,力抗金兵,屡建奇勋。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大败金兀术,进军至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大河南北闻风响应。在金兵面临全面溃退的大好形势下,被宋高宗以一日十二道金牌召回,诬陷至死。岳飞词作存世仅三首,但都充满爱国激情。尤其是《满江红》,慷慨激烈,流传最广,千百年来感动过无数读者。

满江红

注
释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1]。抬望
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2]。三十功名尘与
土,八千里路云和月^[3]。莫等闲、白了少年
头,空悲切^[4]。靖康耻,犹未雪^[5]。臣
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6]。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7]。待
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8]。

[1]怒发冲冠:形容大怒时头发竖立,上冲冠帽。《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凭:倚靠。处:时,际。潇潇:急骤的雨声。

[2]抬望眼:抬头遥望。长啸:音清而悠长谓之长啸。

[3]尘与土:指到处奔走。云和月:指阴晴。

[4]莫:不要。等闲:轻易。

[5]靖康耻:指北宋灭亡的耻辱。靖康是宋钦宗的年号。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破汴京,次年掳徽、钦二帝北去。

[6]长车:指战车。贺兰山: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这里泛指北方边界。缺:指山口。

[7]胡虏、匈奴:都是指入侵的金人。

[8]朝天阙:指朝见皇帝。天阙:指皇帝的宫殿。

这是一首情辞慷慨、气贯山河的千古绝唱。

词的上片,叙写作者渴望及时为国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全词以“怒”字开端,气势突兀,点出胸中怒火之盛。“凭栏处、潇潇雨歇”交代了地点与环境,词人凭栏而立,这时急雨刚停。在风雨飘摇之中远望祖国破碎河山,这更能激起词人满腔热血。“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正是他心潮澎湃的体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是词人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和期望:在过去的岁月中自己虽然取得了一些功名,可是它们就像是尘土一样微不足道;而在即将来临的战斗生涯中,征途遥远,自己要披星戴月地转战南北,为收复国家失地而奔走效力。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前结两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两句虽然是词人的自勉之词,却具有普遍的哲理意义,能激励着人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过片四个三字句,节奏短促,感情激烈。国家的耻辱深深地烙在词人心上,词人渴望能早一天报仇雪恨。“犹未雪”与“何时灭”的对举、反诘句式的运用,强化了词人的这种感情。接下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是词人对抗金斗争必胜的信心,终有一天,词人会率领大军,驾着长车,踏过边关,收复失地。这时词人会 and 士兵们“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等到收复失地后,再收兵回朝拜见皇帝,重过太平生活。

这首词悲壮激昂,词中蕴含的激扬蹈厉的爱国精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英雄气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当我们的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它更能激励人们奋勇拼搏、勇往直前。

小重山^[1]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
已三更^[2]。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
帘外月胧明^[3]。 白首为功名,旧
山松竹老,阻归程^[4]。欲将心事付瑶
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5]。

注
释

[1]小重山:又名《小冲山》、《小重山令》等。唐人常用此调写宫女幽怨。正体五十八字,另有五十七字、六十字两体。

[2]寒蛩(qióng):秋天的蟋蟀。

[3]月胧明:月光明亮。

[4]旧山:指故乡。

[5]付:付与。瑶琴:琴的美称。瑶,美玉。知音两句:用伯牙和钟子期的典故,慨叹自己的政治主张无处述说。《吕氏春秋·本味》说,春秋时伯牙鼓琴,钟子期从琴音听得出来他心里想的是高山,或是流水。后来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后人便以知己为知音。弦断是说没有知音听自己的弹奏。

岳飞脍炙人口的佳作《满江红·怒发冲冠》慷慨激烈,壮志昂扬,直抒自己的报国忠心和战斗雄心,而这首《小重山》却委婉含蓄,曲折地表现了词人积极抗金反对投降的一腔“心事”,当作于抗金之时。

词的上阕写忧思的深远。开头“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三句从夜凉梦断写起,深夜三更之时,蟋蟀的哀鸣惊醒了词人的千里之梦。“寒蛩”点明了季节是深秋。“千里”暗示梦回到包括家乡在内的中原地区,说明了词人在睡梦之中也不忘收复中原的爱国之情。“起来独自绕阶行”,千里梦勾起了他重重心事,使他再也难以成眠,不由起床绕着台阶默默徘徊。“独自”写出词人的孤独寂寞,心事无法向人诉说,可见苦闷之深。结拍“人悄悄,帘外月胧明”以景收束上片,映衬词人不能成眠,更见孤独之感。

下片抒写壮志难酬的悲愤。“白首为功名”写词人终其一生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痴心不改。“旧山松竹老”用松竹喻中原父老,他们在金人的统治之下,顽强挺立,渴望早日复国,可如今他们都已老了,暗示了南渡时间之长。“阻归程”写投降派的求和主张阻挡了收复中原,回归故乡的进程,隐含了词人的痛心。结拍“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三句直抒胸臆,他为国雪耻报仇的心事,又有谁能理解呢?词人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张

元

幹

张元幹

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

中国文学经典

张元幹(1091~1170),字仲宗,号芦川居士、真隐山人,永福(今福建省)人。他在北宋宣和元年(1119)出仕。南宋绍兴年间,因赠胡铨诗词而被削除官籍。晚年寓居福州。张元幹生活在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词作家。他的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词慷慨悲凉,开南宋爱国词先河;另一类词清丽婉转。张元幹继承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派的词风,又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使词的内容更紧密地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使词成为对国事发表见解和感触的一种艺术手段,这对南宋时期许多优秀的词人都起了重要的影响。有词集《芦川词》,存词一百八十余首。

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1]

曳杖危楼去,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2]。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3]。宿雁落,寒芦深处^[4]。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鼙鼓^[5]。谁伴我,醉中舞^[6]? 十年一梦扬州路^[7]。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8]。要斩楼兰三尺剑,遗

注释

[1]李伯纪丞相:李纲,字伯纪,南宋主张抗金的名臣。

[2]曳:拖。危楼:高楼。斗垂天:指北斗七星悬垂天际。沧波:青绿色的水波。顷:百亩叫顷。烟渚:烟波迷茫的小洲。

[3]风不定:风不停。扁舟:小船。

[4]宿雁落:寒芦深处:大雁不栖息于树枝,却栖息于芦苇洲中。

[5]吊影:形影相吊,表示孤独的意思。鼻息鸣鼙(tuó)鼓:鼻息如雷。鼙鼓:鼙皮所做的鼓。鼙,即扬子鳄,一种爬行动物,俗称猪婆龙。

[6]谁伴两句:表示除李纲之外,没有知己。这两句用东晋初祖逖和刘琨立志要恢复中原,闻鸡起舞的故事。《晋书·祖逖传》载,祖逖“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

[7]十年句:写十年往事如梦。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金兵大举南侵,占领扬州,到作者写此词时,其间相隔十年。

[8]倚高寒:倚在寒气袭人的高楼上。

恨琵琶旧语^[9]。谩暗涩，铜华
尘土^[10]。唤取谪仙平章看，过
苕溪尚许垂纶否^[11]？风浩荡，
欲飞举^[12]。

[9]楼兰：又称鄯善，汉时西域的一个小国。西汉昭帝时，楼兰王勾结匈奴，多次杀害汉使。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出使楼兰，设计刺死楼兰王。这句表达了作者要积极抗金，杀敌立功的意愿。遗恨句：用王昭君出塞和亲故事，对当时的统治阶级向金屈膝求和表示不满。

[10]谩：同“漫”，姑且。铜华：指剑上的铜锈。

[11]谪仙：后人对李白的称谓。这里指李纲。平章：评论。苕溪：水名，在今浙江省北部，源出天目山，流入太湖。垂纶：垂钓。纶，钓丝。

[12]飞举：乘风高举，表示雄心勃发，想有所作为。

赏析

这是一首寄赠之词，表达了对李纲抗金主张的支持，并抒发了自己抗金报国的雄心壮志。

词的上片写登高远望之景。全词开端写到自己拖着手杖登上高楼，向远方眺望。接下来“斗垂”三句写望中之景，只见北斗七星悬挂在辽阔的天空，江面宽广无边，月光如流水般倾泻于人间大地，照着烟雾迷濛的江中小洲。“扫尽”四句继续写景“江风不止，吹散了天空的浮云，夜晚的渡口也因风大而不能开船，飞累了的大雁栖息在寒冷的芦苇深处。这幅清冷的秋夜景象引起词人的无限感慨。“怅望”两句写自己形影相吊，徒然自伤，怅然地远望着山河。而这时人们正在熟睡，鼾声如雷。后句更衬出前句词人的“空吊影”，并寄寓了“众人皆醉，惟我独醒”的感慨之情。前结两句借无人陪伴自己醉中起舞表明只有李纲，才是自己的知己，语浅而情深。

下片联系现实，进一步抒发对南宋小朝廷一味求和、压抑爱国志士的不满和悲愤，并表达对李纲的钦仰之情。“十年”句回忆往事，顿觉如梦。“倚高寒”三句直抒胸臆，写自己夜倚高楼，只觉寒气逼人，远望沦陷的故国，不由满腔悲愁。但词人的爱国豪情又使他觉得可以吞灭敌人。“要斩楼兰”两句，一方面表达了作者积极抗金，杀敌立功的愿望，另一方面又对软弱卖国的统治者表示不满。这两句一扬一抑，跌宕有致，真实地表现了词人的豪情和悲愤。接下来“谩暗涩”句以物比人，写宝剑弃置不用，已经落满尘土，锈涩不堪，借此抒发了包括作者在内的抗金志士政治抱负无法施展的悲愤之情。“唤取”两句写局势危急，在这种情况下，词人请李纲来评论：退隐苕溪不问国事，垂钓度日是否可以？言下之意是不容许爱国英雄隐退，“谪仙”表现词人对李纲的钦慕之情。结拍气冲云霄，热诚地盼望李纲能为抗金复国再建功立业，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对他的倾力支持之意。

这首词是张元幹的代表作，风格沉郁，慷慨悲凉，真实地表现了词人的满腔爱国之情。

石州慢

注释

[1]寒水句：化用杜甫《冬深》诗“花叶惟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随类影，寒水各依痕”句，写溪水下落，痕迹依旧。春意两句：化用杜甫《閼水歌》诗句“正怜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

[2]冷蕊：指梅花，因它在寒冬开放，故称。

[3]孤负：即辜负。云雨：用巫山云雨典故写夫妻欢情。尊：即“樽”，酒杯。

[4]经年：常年。

寒水依痕，春意渐回，沙际烟阔^[1]。溪梅晴照生香，冷蕊数枝争发^[2]。天涯旧恨，试看几许消魂？长亭门外山重叠。不尽眼中青，是愁来时节。

情切，画楼深闭，想见东风，暗消肌雪。孤负枕前云雨，尊前花月^[3]。心期切处，更有多少凄凉，殷勤留与归时说。到得再相逢，恰经年离别^[4]。

赏析

这首词描写春回景象，抒发了羁旅思归之情，含蓄深婉，而耐人寻味。

词的上阕主要写景，借景生情。开端三句，化用杜甫诗句写寒冷的冬天溪水减少下落，落痕依然如故，但在沙际迷茫的烟幕中已能感受到春天渐回的暖意。接下来“溪梅晴照生香，冷蕊数枝争发”两句紧扣“春意渐回”写梅花开放。小溪畔的梅花已含苞竞放，在和暖的阳光下散发着淡淡幽香，梅花的开放说明春天已经来临，然而这并没有给词人带来欢愉之情。“天涯旧恨，试看几许消魂？”由写景转入抒情，自己漂泊天涯，心中堆积着无限的离愁别恨。“旧”字表明了“恨”由来已久，“几许”表明愁之深重，反诘的语气更增强了表现力度，接下来“长亭”三句又转入写景，以景衬情：词人极目远眺，只见青山连绵不断，满眼翠色，就像心中绵绵的愁情。

下阕是具体抒发愁情。换头“情切”二字，承上启下，引起对故里的思念。“画楼深闭”三句推己及人，设想佳人深处画楼之中，盼望多情的东风能为自己带回丈夫的消息，相思之苦使她形消肌损，日夜憔悴下去。“孤负”两句又由人到己，运用典故，写自己的后悔之情，自己浪迹在外，辜负了妻子的一片柔情蜜意和从前的欢聚。“心期切处”三句由此而下，写词人盼望归期，那时一定要细细诉说这些年的凄凉之意。结拍两句却又突然一转，说到再次相聚之时，怕又是常年别离的开始，这两句写离多聚少，凄苦悲伤令人不堪卒读。

此词写夫妇别离，也有人认为别有寄托。黄蓼园认为是“借夫妇以喻朋友”（《蓼园词选》）。可备一说。

石州慢·乙酉秋， 吴兴舟中作^[1]

注
释

[1]乙酉：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吴兴：今浙江湖州市，当时为吴兴郡。

[2]低迷：模糊不清。明灭：忽明忽暗。

[3]苍茫：空阔辽远。菰：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浅水中，夏秋间开花。蒲：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河滩上。咽：声音悲切。

[4]危樯：高高的桅杆。清绝：风景清幽之至。

[5]心折：极度心伤。江淹《别赋》：“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

[6]长庚：星名，即金星，又名太白。怒：指星光出现芒角。古人认为长庚星现，将有战事发生。群盗纵横：指当时境内发生的一些兵乱。逆胡：指金兵。古代称北方的少数民族为胡。猖獗：凶猛而放肆。

[7]挽：引。天河：银河。膏血：血肉。膏，肥肉。

[8]两宫：指宋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塞垣：边界的。唾壶：承受唾液的器皿。缺：破碎。《世说新语·豪爽》记载东晋王敦每逢酒后，就诵读曹操的《龟虽寿》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并用如意打唾壶作节拍，壶口因而全部破碎了。

[9]龙沙：白龙堆沙漠，在今甘肃西北部和新疆之间。这里借指金人囚禁徽宗、钦宗的地方。孤臣：作者的自称。吴越：指今江浙一带。作者所在的吴兴正处于这个地区。

雨急云飞，惊散暮鸦，微弄凉月。谁家疏柳低迷，几点流萤明灭^[2]。夜帆风驶，满湖烟水苍茫，菰蒲零乱秋声咽^[3]。梦断酒醒时，倚危樯清绝^[4]。心折^[5]，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6]。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7]。两宫何处？塞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8]。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9]。

赏析

这首词作于金兵大举侵宋之时，表现了词人忧时忧国和壮志难酬的悲愤，是一首爱国主义的杰作。

词的上片描绘秋景，景中含情。起拍三句写傍晚时突然一阵急风骤雨，惊散了归巢的暮鸦。雨过之后，天空中升起了一弯清冷的月亮。“雨急云飞”突兀而起，气势迫人，也暗示了形势的险恶，月色清冷带来了几份凄凉。接下“谁家”两句写词人泛舟湖上所见：两岸杨柳稀疏，在暮色之中迷蒙不清，几只流萤飞来飞去，忽明忽暗。这两句又给全词抹上一层幽暗、凄凉的色彩，也暗示了词人悲怆的心情。“夜帆风驶”三句转写湖上景物。词人乘舟扬帆行驶在湖面上，只见湖水苍苍，烟波浩渺。菰蒲摇曳零乱，在秋风中发出凄切的细微声响，景物更

为凄婉清冷。结拍两句以情结景，词人在梦断酒醒之时，倚靠在桅檣上，面对着凄迷的夜景，想到外族入侵，生灵涂炭，不由更加忧愁悲伤。

下片着重抒情，“心折”二字收结上文，表明忧伤之深，又引起下文“长庚光怒”三句来写“心折”原因。国事危急，内忧外患，一方面国内群盗反叛，另一方面金兵猖狂入侵，难以抵挡。“长庚光怒”移情于物，写长庚星为此发出愤怒的光芒，暗寓了词人的悲愤之情。在痛苦之中，词人发出了“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的呼喊，抒发了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豪情壮志，慷慨悲壮，动人心魄。接下来进一步抒写自己的忧国之情。“两宫何处”三句写词人回忆靖康之耻，更觉沉痛，眼前形势危急，南宋与金只隔一条长江了，可是词人报国无门，抗金复国、统一中原的壮志难以实现，这怎能不让人悲愤不已呢？结拍两句写自己在吴越避乱，却挂念着被囚禁在塞外漠北的徽钦的帝，不由为国事多难，君主多难而痛哭流涕，表现出词人深沉的爱国忠君之心。

全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情景交融，浑然天成，风格豪迈悲壮，情真意切，读之令人荡气回肠！

兰陵王·春恨

卷珠箔，朝雨轻阴乍阁^[1]。栏杆外、烟柳弄晴，芳草侵阶映红药。东风妒花恶，吹落梢头嫩萼^[2]。屏山掩、沉水倦熏，中酒心情怯杯勺^[3]。寻思旧京洛，正年少疏狂，歌笑迷着^[4]。障泥油壁催梳掠，曾驰道同载，上林携手^[5]。灯夜初过早共约，又争信飘泊^[6]。寂寞，念行乐。甚粉淡衣襟，音断弦索，琼枝璧月春如昨^[7]。悵别后华表，那回双鹤^[8]。相思除是，向醉里、暂忘却。

注释

[1]珠箔：珠帘。乍阁：初停。阁，同“搁”。

[2]萼：本指托着花冠的萼片，此代指花。

[3]屏山：屏风。沉水：香料名。中酒：醉酒。

[4]旧京洛：东周、东汉等均建都洛阳，宋亦称洛阳为西京。此以洛阳代指未陷落前的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迷着：迷恋，迷滞。

[5]障泥句：马鞍下的布垫，用来垫鞍挡土，此代指马。油壁：用油漆涂饰的车壁，此代指马车。驰道：御道，供皇帝经行的道路。上林：即上林苑，秦汉时皇帝的园林，方圆数百里，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此借指汴京园林。

[6]灯夜：元宵之夜。旧俗，正月十五为上元夜，放灯以示庆贺。争信：怎能相信。

[7]甚粉淡句：真是衣襟上的脂粉气清淡了。

[8]悵别后两句：用丁令威学道典故，抒发对世事多变、好景不长的慨叹。《搜神后记》载：“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华表指设在陵墓、宫殿、城墙前面的石柱。

这首词写春恨。词人借伤春之情抒发了深沉的家国之痛。

全词共有三叠。第一叠描写春景。起首“卷珠箔”两句，交代时间、地点和天气。词人在屋内卷起了珠帘，屋外刚刚下过一阵细雨。“朝”点明了时间是早晨。接下来“栏杆外”四句描绘窗外景色，“栏杆外”表明视线的变化，只见经过朝雨洗涤的杨柳在阳光下更显青翠，远远看去像是笼罩在烟雾之中，芳草青青，延伸到台阶之下，与鲜艳的芍药花相互辉映，生机盎然。“东风妒花恶”两句却陡然一转，写可恨的东风无情吹落了嫩萼，一片凄然景象。前两句景物明媚，情感愉悦，后两句却凄然忧伤，词情跌宕，对比鲜明，暗寓了南渡前后的情形，景中有情。结拍“屏山”两句，又由景转情，写在屏风掩映，香气熏人的环境下，词人醉后怯酒，幽静的环境衬托了词人复杂的感情。

第二叠写回忆往事。过片“寻思旧京洛”承上启下，表现对故园旧都的无限怀恋之情。以下“正年少疏狂”六句具体描绘当年游车情景，那时自己正当韶华之年，疏狂不羁，迷恋着欢歌笑语，在春光明媚之时，准备好了华美的马车，催促着同游的女子赶快梳妆。骏马奔驰，情人携手，在元宵灯夜约定再次相会的佳期。“驰道”、“上林”、“灯夜”点出了繁华热闹场面，这六句将故园的游玩之乐写得淋漓尽致。然后结句“又争信飘泊”陡然一转，从美好的回忆回到了凄凉的现实，回想那时情形，怎能想到现在国破、家破，漂泊流离呢？“争信”写出了不愿相信却又不得不相信现实的痛苦之情。这一叠感情跌宕起伏，极尽顿挫之妙。

第三叠写对故国的思念。“寂寞，念行乐”承忆昔伤今而来，写在寂寞漂泊天涯中，更加怀念往昔的欢乐。接下来，“甚粉淡衣襟”三句写琼枝璧月依然，春光也同往年一样，只可惜美人衣襟的粉香已淡远，音信全无了。这三句暗寓了与故国分离久远的现状。“怅别后”两句运用典故抒发对世事沧桑，好景不长的深深慨叹。结拍“相思除是”两句以情结束全词，写只有醉里才能忘却相思之情，蕴含着对故国的无穷思念。

这首爱国词作借春愁抒写国恨，结构严密，浑然一体，含蓄委婉，情韵兼胜，是张元幹的名作。

严

蕊

严蕊，字幼芳，天台（今浙江县名）的营妓（军营里的妓女）。周密《癸辛杂识》称她“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朱熹任地方官时曾以有伤风化的罪名，把她关在牢里，加以鞭打。她坚不屈服。朱熹改官后，岳霖继任，把她释放。今传词只有《如梦令》、《鹧鸪仙》、《卜算子》几首。

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1〕}。花落花开
自有时，总赖东君主^{〔2〕}。去也终须去，住
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注释

〔1〕风尘：古代称妓女为堕落风尘。前缘：前世的因缘，等于说命中注定。

〔2〕东君：司春的神，借指主管妓女的地方官吏。

赏析

严蕊是南宋台州著名营妓，才色为当时之冠。洪迈《夷坚志》称她“为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后朱熹弹台州知州唐仲友，又诬其与严蕊有私情，想借此处分唐仲友，严蕊因此下狱，受刑几至于死，但终不肯诬陷唐仲友，声称：“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料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后来得到岳霖怜悯，作《卜算子》自陈心迹，被判出狱，脱籍从良。这首词含蓄婉转，不卑不亢地表达了心愿，独具标格。

上片写自己不幸沦落风尘的痛苦。“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首两句直抒心意，点明坠入风尘并不是自己本意，而似乎是前生的因缘决定了今生的痛苦。这两句写出了词人的自伤自怜之情，既有对被人视为淫荡女的不平愤懑，也有对自己不幸命运有所怀疑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迷惘心理。后两句“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承上具体描绘歌妓生活。词人运用比喻手法，将歌妓俯仰随人的生活喻作自然界花开花落，将自己命运被操纵在当权者之手喻为东

君掌管百花开放的时候,不仅有深沉的自伤,也含蓄地表达了希望得到庇护的心理。

下片写渴望过自由生活的心情。“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两句将“去”和“住”进行对比,委婉而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希望早日脱离营籍而去的坚决之情。“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更进一步,前句写自己渴望过一般妇女的生活,后句写到那就不必问我的归宿。言下之意是自己已找到了满意的生活方式。这两句回应“不是爱风尘”,表达了词人为过自由生活而宁愿穷困俭朴的真挚心声。“若得”二字以诉求口吻写出,符合自己身份,更能引起人们的同情。

纵观全词,语言朴素,明白如话,切合人物身份立场,感情真挚坚决,体现了一个下层风尘女子对自由的向往。